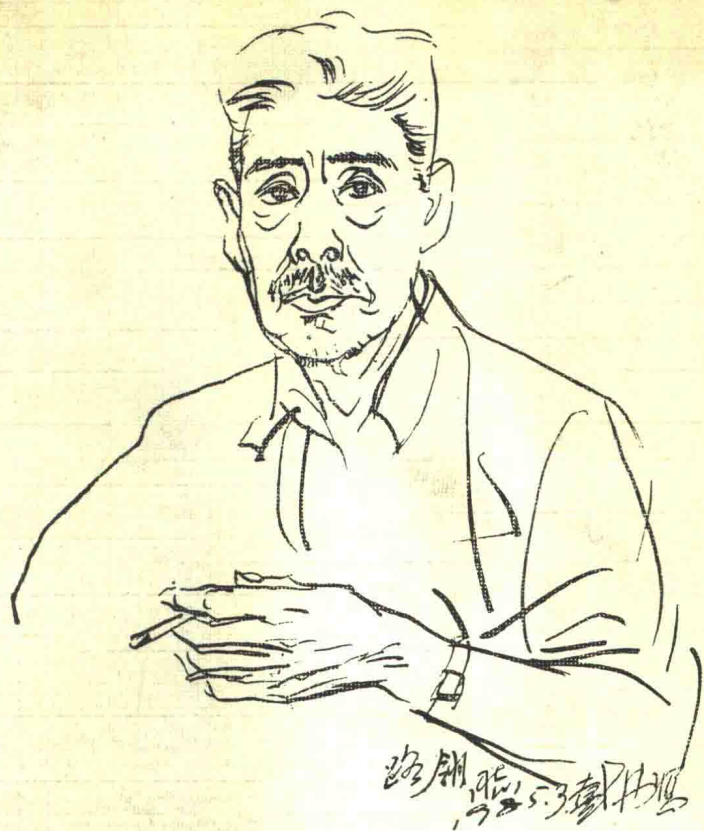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路翎小说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DAJIAZUOJIAZIXUANCONGSHU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路翎小说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杨 桦

插图：许大成

路翎小说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875插页8 字数275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10册

书号：10374·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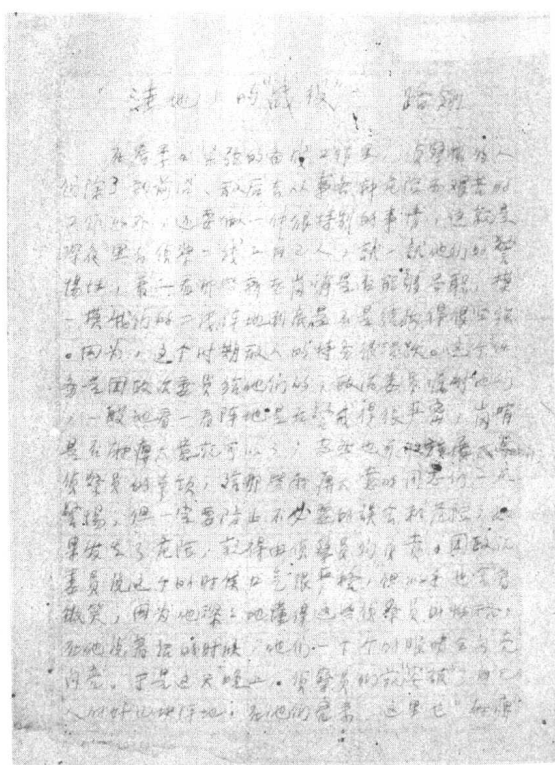
定价：2.83元



作者近照



作者青年时期像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短篇小说二十二篇，代表了作者各个时期的创作成果。无论描绘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城市乡村，新解放区的干部、工人，还是抗美援朝的前线战斗，作者都通过严峻细致的观察，体察入微的描绘，以其鲜明独特的风格，给读者展示了丰富的生活图景，生动的人物形象。作品感情深沉，结构凝练，引人入胜，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我国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可贵收获。

自序

这里收集的短篇小说，一部份是描写解放前的工农和小市民生活，一部份是描写解放后的生活，编辑是依照写作的年代次序。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年龄很轻，对于抗日战争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很注意的，生活的变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贫困和艰难、造成了接受新的思想的机会。我受苏联小说，那时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和高尔基的作品的的影响较深。当然，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我也读了世界古典文学，包括中国的李白杜甫在内。那时代，一方面有着新的思想，马列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的传播，一方面却也有着这社会的孔夫子的沉淀，有着寒凉的、冻结的，不留情的这一国家的阴暗和落后的方面，以及患难时代的伤痛。我在流浪四川去的途中，感到很深的悲凉。抗战歌曲也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在去四川的途中不断地唱着田汉配歌词的苏联歌曲《茫茫的西伯利亚》。伟大的时代与渺小的黑暗的角落并存，伟大的时代向深刻之处发展。新的思想，加以我到四川后便到了煤矿区，使我在开始写作不久便对工农生活与工农的文学形象进行探索。我的忧郁也使我对新事物进行探索。在这里我愿再提到马克西姆·高尔基，他的几本著作，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我读他的剧本《底层》十分留恋，他所描写的在俄罗斯沙皇制度黑暗压迫下的下

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心理，形象，以及他们的善良，是我难忘的。他的《在人间》给我展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画幅，他的《草原故事》，也使我十分迷恋，它使我想到了，在中国，这年代也有很多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在患难的生活里流浪。这些流浪者在追求着抗战的胜利和祖国的明天。《草原故事》里高尔基写的，“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是我始终记得的句子。

抗日战争期间，我先是当流亡学生和后来是赖以生活的职业的关系，都住在重庆附近的乡下，煤矿区里和市镇、码头上。我便有机会和矿工、农民、船夫，小商人和地痞、恶徒、恶霸地主等接触。我在一九三九年投稿认识胡风，怀着我的文学向往谋到了煤矿区的小职员的工作，便去走访矿井和矿工们。说来虽是这样，却是很受环境限制的，然而也还是访问了几次工长和矿工，他们向我作了关于他们生活的介绍。

除了文学的向往，我还有政治上的注意。我记得有卸煤台拖车工摔断了腿，如我在《卸煤台下》这篇里所写的，工人们的愤激的情绪，产生了罢工；夜晚我曾听到呐喊声，跑到那里去，因为我住的屋子靠近着卸煤台。工人们也征求我的见解，他们看见我是善意的，便对我揭发矿厂当局和恶痞包工的严重的剥削，还有矿警毒打工人。深夜里有好些次的呐喊，声音很激动，工人们和恶霸及矿厂当局激斗。也有令人痛心的情况，工人们有落后迷信思想，两个不同乡籍的帮子在敬山王菩萨的时候受地痞特务挑拨，产生了打架冲突。但终于还是团结了起来，和恶霸、矿厂当局斗争。好几次我注意到工人中间有党的领导迹象。我看见党的领导人很有威信地说话。深夜里，我在我住的小楼里凝视着长串电灯的卸煤台，工人们的激昂的呐

喊，是我难忘的。

我在这矿区里住的时间较多，所以对这个煤矿很熟，对它很有感情。我常在矿区里徘徊，观察矿区里的人生：恶毒的包工老板，戴黑眼镜的特务职员，疲劳、全身黑煤污染、帽子上亮着矿灯的矿工，矿工和他们的家人的简陋的、在风里颤抖着的破烂的棚子宿舍，残废的矿工和他们妻女开设的简陋的小馆子，矿工们的拾煤渣的衣服褴褛的儿童，负伤的痛苦的呻吟和从矿井里抬上来的牺牲者的尸体，死亡者的寒伧的、荒草里的小小的坟墓。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告诉我，他们外省流徙来的居多，思乡，希望抗战的胜利，也说到这剥削压迫吃人的社会倘若不变，他们的命运会很苦。一个矿工告诉我说，他之所以在死亡者的坟前叩头，是因为内心愤激，他并不迷信。我欢喜听到新事物，和他谈天，他说，他的在矿井里跌伤死去的乡亲则有些迷信，也不是迷信，而是生活苦，宁可相信有鬼。他说他的乡亲是很好的工人。我看见矿工的女人埋葬她的婴儿。矿工的母亲病重，我赠送过他们一点钱，他们以后在困难中也来到我的地点问我拿几个钱或借几个钱，他们朴素地说，他们感谢我帮助他们了。他们有一回请我吃饭，北方的窝窝头。他们说，他们有时候吃一些榆树叶。我不能活动很多，因为特务注意了。有一次我还看见运煤火车里一个工人有一本《世界知识》。也看见工人手里有《新华日报》。看见工人们迷信，互相吵架，伤亡和常有婴儿死去，我有哀伤，但是，我说我看见新事物是快乐的。我追求了解政治上的情况，所以在注意到工人中间有党的领导的迹象时，我是顶高兴的。

有一些天我的头脑里有一个不普通工人的影子，人们介绍

说，他有办法。他也对我说，他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在目前只能是这样，要靠大伙慢慢地来。我取得工人们的信任之后曾问他们矿区里有没有共产党，一个工长和一个矿工说，有两个是的，有一次坡上一个工人望我笑笑说，附近一个工人就是的。但我以后却不多看到这个工人。

有一些天人们说到一个思想较落后的工人，将他指给我看，他也站起来向我苦笑了一下。后来就是他负重伤断腿了。很多人很同情他，为他抱不平，说他挨着包工很凶的剥削，因为女人的病和可怕的贫穷，偷了一口锅，挨了包工的打……。以后便听说他患了精神病了，而他的妻嫁出去了。有一个在这件事上帮助他的党员工人也远离了。这便是我的《卸煤台下》这一篇小说的由来。

矿工的女人们是热诚的，一回我到坡上矿工宿舍去看矿工们，在泥塘里跌了一跤，衣服很脏了，矿工女人们便来抢着替我把衣服脱了洗了，要我在他们屋里坐着。那是夏天，衣服也一下便干了。

有一些天我曾到电机股锅炉房去。有一次空袭警报了，敌机已经靠近的时候，我看见大个子的锅炉工人在沉着、勇敢、紧张地劳动着。我到锅炉房去向他了解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他热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个很倔壮的河南人在一起，他给我直爽地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是北方太行山那边来的，那河南朋友回答我的问题说，他在那边是抗日的游击队……。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说到的这些，都是我高兴的，也是我在那黑暗忧郁的社会里的愉快。是我许多年来乐于记起的。当发生火灾的时候，锅炉工人和他的北方来

的朋友曾经勇敢地救火。以后我听说锅炉工人跟着他的朋友走掉了。

这地点叫做后峰岩。这里的煤矿给我难忘的记忆。我追求政治上的令人鼓舞的事物，和追求我的文学理想，竭力想把工人们描写出来，连同他们也有着迷信鬼神的、落后的部份。当然，我接触他们并不多，也有譬如半年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去造访他们和与他们或一人说过话，但我写着我的文学作品，头脑里始终在想着。当我不得不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正预备找他们去告别，在路边上却碰到了矿工长李永祥几个，我说我将要离开了，他们祝我身体健康、诸事良好，我也祝他们健康和诸事良好。我的生活和我的行程里，经常地携带着后峰岩煤矿的机器和拖车绞车的轰声和极坏的条件下的工人劳动的奋斗，反抗黑暗剥削的呐喊、呼叫的人声，奔跑的人影，和深夜里、稠密的云或晴朗的月光下的发响的、漫延开来的锅炉房的水汽声，和矿山在山坳里的强烈的震动。

在国民党政府的管理煤炭的机关“做事”，当小职员，在一个住得较久的小的市镇和码头上，我在或一日的黎明的时候经过小市镇的街道曾经看见建筑架上一个老头骂他的给他送红苕来的老太婆，并且用泥瓦块砸她拿她泄气，这老头是被恶霸地主抓来做劳工的，还经常戴着铁链，他顽强地反抗和骂恶霸地主，因而遭难。我的感想是这时代还很沉重。这便是《在铁链中》这篇小说的由来。我又曾在黎明走过那叫做黄桷镇的小镇的街道，看见新结婚的一恶徒家的厅堂里点燃着的红蜡烛和门前的鞭炮皮。我知道这结婚的女方是街上的线铺姑娘，她和叫程登富的船舵手相恋爱，却被迫和恶徒地主家结婚了。我便想

到这勤劳的姑娘和我也认识的这船舵手，忠厚、勤劳的程登富的悲痛，和船舵手程登富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时常有沉船灭顶的水程；他的在险滩、激流中的航行。程登富和线铺姑娘的恋爱被拆散了，这当然在这个社会中是平常的事，但我觉得，线铺姑娘的眼泪和浑厚的程登富的水程以及他们的可以设想的心情正也是这个时代的悲痛。这一类的故事在封建时代极平常，在《水浒》传里也集中地表现了人们的愤慨了，我也但愿我所写的是最后了。写这篇小说，我祝所有的正直的人都在他们的险滩里搏击胜利和平安；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的。我时常想多呐喊几声，可是我能做到的只是这样，今天看起来，真是不够。

较短的一些篇小说，也有描写庸俗、丑恶、反动营垒的分子，也有描写正直的劳动者。也有描写、讽刺俗恶的小市民，也有描写工农，他们的被压迫、被抢劫的状况。在许多年间，我企图描写各色的人们，如前所说，我的周围，深厚的剥削、封建意识活动着，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臭，也有着正直的劳动者困难地生活着，坚持着正义，付出着牺牲。我的工作的立场是，做一些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检查，这意思是，鞭挞落后反动的，寄托着我的愤慨，讴歌正义正直的，寄托着我的安慰与希望。我也与侵蚀到人民的思想内部的中国的封建落后相纠缠。从抗日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有漫漫长夜之感，我用我的攻击和讴歌，用我的文学向往（虽然我的工具是落后的），来响应人民解放战争。《英雄与美人》里的俗恶的“知识青年军”，《英雄的舞蹈》里的复古顽劣的说书人，《人性》里面的发横财者，《爱民大会》里的国民党官府，这些都是各种程

度可恶的，〈滩上〉里面的纤夫，〈小兄弟〉里面的卖酸梅汤的小兄弟，〈饥渴的兵士〉里的人民群众，〈平原〉里面的农民夫妇，这些都是正直、善良的。〈送草的乡人〉一篇，也描写了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希望。〈爱民大会〉一篇，是我许多年来常回忆到的，描写了丑恶的反动政权的狰狞的面目。我揭发这丑恶狰狞的面目，描写它对人民群众喊叫“开枪”，也是我对它喊叫“开枪”，正如同胡风在我的〈平原〉集的后记里所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的压之又压，终于还是爆发出来了的悲愤吧。”

解放以后的〈女工赵梅英〉，描写了党的耐心等待和教育落后的政策，和错误的女工赵梅英的转变。我和许多人一样，佩服这种政策，所以来描写它。〈锄地〉一篇，描写解放初期不习惯城市工作的干部的克服缺点和劳动人民的诚朴。〈粮食〉一篇我也常常纪念它，描写了刚解放的城市遭遇着暗藏着的敌人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和这困难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的渡过，和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

我去到朝鲜战地，回来写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等。我去到朝鲜，认识到了革命军队的巨大力量，党的领导的巨大的力量。我在对革命战士和朝鲜伟大人民的歌颂中，感觉到一种骄傲的情绪。

从我的创作的最初起，我给自己拟定奋斗的目标。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根本是在于描写人物，与具体的历史相联的、社会的人物，“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典型的环境，大的类别里是又分出次的类别的，所以大的类别里有很多种环境。所以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是有多种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也是各

有很多种。社会生活里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积极性，也指出我所感觉到的消极性；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也就是很多类别的人物以及他们，这些人物，这些形象的倾向；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这时代的正面人物，连同着生长他们的土壤；连同着他们的土壤也描写出反面人物。成功的文学形象，正面人物是很激动人心，令人发生深刻的精神向往的，它会流传，会协助创造新的时代；反面人物形象，成功的著作，是会使人发生深刻的憎恨，它也会流传，协助着在社会变革、进展的波涛里击退可诅咒的黑暗时代和事物。文学不做观念的表白，是形象的思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形象，是应该接触到社会很深处，冻结处的动荡的。我们生活在人民群众创造新的历史的大时代，社会深处和明显之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烽火台在各种形态里燃烧着。我向往典型的形象是高度概括性的，同时是个别的，即具体的、活跃的、热血的生命，它是文学的特征和致胜的武器。

.....

我的向往是这些，我热衷于描写出时代；但是，今天检阅一下，由于我接触的生活范围只有那些，由于我的能力只是这般，我的成绩是很有限的，我并没有很多地达成我的向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时代，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火热的斗争和深刻创造的时代，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面人物的火炬高燃着。我观察我几十年前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我的成绩是很寒伧的。

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

目 录

自序	1
家	1
卸煤台下	32
在铁链中	92
英雄的舞蹈	108
棋逢敌手	115
滩上	120
中国胜利之夜	124
英雄与美人	131
程登富和线铺姑娘的恋爱	138
小兄弟	173
张刘氏敬香记	180
平原	191
人性	202
凤仙花	210
爱民大会	217
送草的乡人	236
饥渴的兵士	258

女工赵梅英	269
锄地	285
粮食	295
初雪	317
洼地上的“战役”	347
 作家小传	 397

家

一

在运煤车厢后面高高地凝视着前面的车头而被煤烟所朦胧的客车，在铁道底每一个转弯的处所就暴躁地撞响着，仿佛它急于要冲到那些低矮而乌黑的煤车底长串前面去。

四月天，气候使人昏倦，沉醉。客车的窗子全打开着，人的沉重的头就在每个窗洞口象田野的麦穗一般软软垂动，笼子一样的车厢狠狠地跳动了一下，每个人都从惊惶里抬起头来，朦胧地四顾。于是刘耀庭的声音突然击破了沉闷，响亮起来了，他的说话的对象从一个肿脸的路警移开来，叫车厢里每个人都觉得这麻子是对着自己在说。圆圆的肚皮鼓起在破制服里的路警高兴地笑着，在车身急剧地摇晃的时候，他老练地攀住车门的上端，回答刘耀庭说：

“两个炸弹炸了些泥巴，另外有一个铁匠铺遭了，沙柳湾。”

“唉唉，冤枉死了多少百姓噢！”这边一个衰老的农人在